

# 蒲扇里的清浅时光

□卢俊英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  
小扇引情思,往事更比夏日长。  
记得那一年哥小学毕业,比我们放暑假早了几天还没有作业,飘得不行,在家呆不住,蹬着爸的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外婆家跑了一个来回,带回来一个稀奇的任务 :替外婆买两把“方”的蒲扇。  
给外婆买蒲扇原本不稀奇,每年夏天伊始,母亲总会在镇上买几把蒲扇捎给外婆。稀奇的是,外婆一向用的都是圆形蒲扇,怎么今年突发奇想点名要“方”蒲扇?我们不仅没见过方蒲扇,就连听也是第一次才听说。  
哥挠着脑袋 :可能外婆是要赶蚊子用吧……帐子四角是方的,一定是为了赶四角里的蚊子!我们想想似乎也不无道理。保护外婆不遭蚊咬是大事,母亲不再质疑,赶紧上街买扇,可是走遍大街小巷不出所料没能找到方蒲扇。还是哥机灵,最终通过小伙伴,打听到了离镇上十几里远的一个以编织蒲扇草席为业的村子里,或许有人能编制方形蒲扇。  
哥又蹬上爸的自行车,辗转找到了那个村,经多方打听,终于找着了一位年逾古稀的阿婆。阿婆十分激动,她已经有几十年没打过方形蒲扇了,那货不仅费工夫还不好卖,想不到

竟然有人惦记。如今村里年轻人不愿再以编织蒲扇草席为业,全村能打方形蒲扇的也只有她,大概是后继无人了,阿婆不胜感慨。  
三天后,哥又跑了一趟该村,取回来两把方蒲扇。那阿婆怀着伯牙遇子期的激动,死活不愿收钱。哥扔下10元钱跑了出来,给了圆蒲扇的两倍价。我们翻看着散发着清香的方蒲扇,好奇大于欣赏,感慨古人“团扇扑流萤”是不是不够严谨。  
外婆看到方蒲扇更是吃惊,她也是第一次见。原来,外婆跟哥说的是“买两把阿方那样的蒲扇”。阿方者,外婆二女婿也。早些天,外婆去了一趟二女儿家,二姨给她蒲扇驱蚊纳凉,让外婆想起今年的蒲扇也该备起来了,凑巧哥来了就吩咐了一嘴,居然让“马大哈”的哥给整出这么一个故事来。  
后来母亲还是重新买了两把圆蒲扇捎给外婆。圆蒲扇年年换,方蒲扇倒是用了好几年,因为方角容易打到脸,大家惊奇它的造型却不爱使用它。  
老爸也很喜欢蒲扇,尤其喜欢在蒲扇上写字。那时候物质匮乏连碗都要鏊上名字。要是哪天摇着蒲扇走到谁家乘凉,聊得兴起落下了扇子,邻居看到蒲扇上的名字会给送回

来。老爸是常写对联的人,略有书法功底,毛笔一挥,一把蒲扇只写一个大字,龙飞凤舞、笔法流畅,显然是草书,重意不重形。  
然而,我一直不认得那是个什么字,起初惭愧自己不识字,后来觉得是自己不懂书法,最后终于明白其实是老爸尊重泰山大人名讳想写异体字却搞错了。那个字谁都不认识,却谁都没敢质疑,美美地在外公扇子上显摆了几十年。  
往事如烟,酷暑如旧。今年的夏天特别热且长久,回家看望父母,脑梗病弱的老爸居然颤巍巍地说:“天太热了,我得上街给你买把蒲扇,还能赶赶蚊子。”我以事关民生大计的认真劲儿回答说:“您去年给的蒲扇还新着呢!”  
第二趟再去,果真带了那把蒲扇给爸亲眼瞧瞧。依旧泛着淡绿的扇面,恍然如新,不枉我一直小心收藏。扇骨上的细棕线是老爸特意缠的,防止扇骨掉出。小时候的我老爱把扇骨抽掉,觉得软塌塌的蒲扇挺好玩的。耄耋之年的老爸,连我这个小毛病都还记着。  
炎蒸谁解换清凉?人间冷暖、人生不易,贵在有人牵挂。蒲扇摇摇,眼前无长物,心底却有清风。

## 棒冰

□徐雅娟

从蒸烤箱般的室外来到空调房,吃一块自制的赤豆棒冰,豆粒嚼一嚼,糯糯的、甜甜的、冰冰的,暑热渐消。  
小时候吃上这么一块赤豆棒冰,那是奢侈的享受,并不是谁都有闲钱用于这温饱之外的解馋的。白糖棒冰两分钱一块,吮着吮着就不甜了。牛奶棒冰五分一块,为这一点奶香味要贵上三分有点舍不得,还是吃白糖棒冰合算。绿豆和赤豆棒冰三分一块,可没有像我现在自制的这样货真价实,只在顶部有一截绿豆或赤豆,如果碰巧这一截长一点,就像得了便宜般快活。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当地棒冰基本只有这三种款式,什么大脚板、紫雪糕、光明冰砖,都是后来的品种,价钱也随物价水涨船高了。今年的钟薛高事件也闹得沸沸扬扬,好像是另一种世相的反应,与冷饮带给人的单纯满足感关系不大了。  
那时,老永城汽车码头附近有个冷库,夏天专营棒冰批发。小商贩们零售的棒冰就是从那个小小的四方窗口里递出来的。小时候觉得那小窗子里面是和外面多么不一样啊!那是属于《冰雪奇缘》主人公之一安娜的地盘吗?穿着棉衣的工人则像山民克里斯托夫在那个小小的正方形窗口前神气地露一下脸伸一下手,趸卖的冰凉就到了夏天的心坎上,简直像魔术一般神奇。  
28英寸永久自行车后座载着绿色的棒冰箱,卖棒冰的人一路吆喝“棒冰哎棒冰”!也有不骑车的,斜挎着棒冰箱慢慢走过,绳子中段部位缠着厚厚的布垫免得勒疼肩膀,四四方方的箱子随着脚步沉沉地一摆一摆。有顾客时一打开包裹的棉被,冷气像一阵白烟袅袅地飘出来,这冷气都好像带着诱人的甜味。要是有钱买上一块,剥开薄薄的棒冰纸,又是一缕白烟。伸出舌头小心翼翼地舔

一舔,舌头却像有被黏住的热辣辣的错觉。这错觉也是一种享受呢,等舔着舔着那层蒙着的白霜融化了,就得赶紧把棒冰含进嘴里,流下一滴糖水也舍不得。  
不要笑话孩童的馋嘴,因为他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人的一种本能。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个故事,说是

有一位贫穷的妈妈,从小无情地剥夺了孩子吃糖的权利,因为她觉得只要没有甜的对比,孩子就不会以苦为苦了。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也是一个残忍的故事。谁都有品尝生活百般滋味的自由,就算没有尝过甜真能减轻苦的打击,但没有由苦到甜的希望和追求,人生又何来幸福?



晒豇豆干 方祖强 摄

## 飞鸟线群

(外二首)

□许梦熊

几乎每个周末,鸟类摄影家泽维·布都在追逐鸟群,在莱里达旱地与埃布罗河三角洲  
棕鸟化为黑色的斜线,白鹳盘旋如彩带,长脚鹬和火烈鸟是起伏的波浪。

持续地凝视就像与祖父一起散步,它需要一点一滴渗透,让我们感受极限之美;你的热情产生飞翔的形状,变得更直观,未来在瞬间靠近我们的眼睛。

连续摄影展开冻结的痕迹,从顿挫之间自然隐匿的美好往事再次呈现,像轨迹云,镜中水滴,像他出生的巴塞罗纳在台伯山亮着一盏孤独的罗马小灯。

我们的技术来自十九世纪的两个人艾蒂安·儒勒·马雷和爱德沃德·迈布里奇,不同的图像构成一个奇迹,多样的奇迹在躁动的天空变成点、线、面。

华沙的小乐队在唱着,“我们两个人漂流在两条永远不会交织的线上”,振翅高飞;泽维·布让自己跟随赞美诗而来,一切都无可避免,真理保持几何的面目。

## 布列松相册

让我们丢掉自己的色彩吧,黑白来到彼此羞涩的脸庞,像一点污渍;不必擦洗,生命的本质必有种种臭味,你照顾的菜园长着莴苣和西芹。

布列松选择每一位大师镜头下的人物各有各的艰难和快乐,感人至深,这些消逝的光阴,努力成为永恒而我们始料未及自己就是其中的过客。

先是闭上一只眼睛,你体会到它在更深的里面睁开了,然后你目睹最小的事物也变得伟大起来,凯撒没有你掐死的那只跳蚤更亲切。

嘎嘣一下,我们听到星辰在豆荚中沁出精神的油,对人类的理解你不能太快,不能浅尝辄止,它有时显得滑稽,但也随时显露真爱。

一个男人对他耕耘的土地,女人们对怀中那张饥饿的小嘴,还有我们翻看这本相册,报以珍贵的叹息,现实已经融化它的那颗心了。

## 等待

我们坐在青春路公交站的长椅上想象一条路跟纽扣一样崩开,所有的车辆滚动如玻璃珠,掉到底层那是大地刚刚起步时留下的疤痕。

你在炎热的季节咳着一串紫葡萄它让你呼吸急促,口鼻阻塞,太阳绕着你的羽绒服转,然后温暖你人们也得到如此对待,浑身冒汗。

我试图慢下来,从语速到步伐开始是一头猎豹,此时要成为蜗牛;缓缓上升到旗帜的顶点,仿佛在珠峰等待日出,大雪冻住我的眼睛。

我将永远保持凝视,像一个门环被人叩响,在光阴的屋内种萱草,让我忘记忧郁乃气质使然,再普通的道理,都会盘根错节将你绊倒。

卖甜酒酿的小贩仿佛从上个世纪就在这里吆喝,我又回来了,当芝麻山还不是停车场,谷树低矮可攀,我仍旧听得见天宁寺晚唱的钟声。